紅樓夢/第111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第一一一回　鴛鴦女殉主登太虛　狗彘奴欺天招伙盜

話說鳳姐聽了小丫頭的話，又氣又急又傷心，不覺吐了一口血，便昏暈過去，坐在地下。平兒急來靠著，忙叫了人來攙扶著，慢慢的送到自己房中，將鳳姐輕輕的安放在炕上，立刻叫小紅斟上一杯開水送到鳳姐唇邊。鳳姐呷了一口，昏迷仍睡。秋桐過來略瞧了一瞧，卻便走開，平兒也不叫他。只見丰兒在旁站著，平兒叫他快快的去回明白了二奶奶吐血發暈不能照應的話，告訴了邢王二夫人。邢夫人打諒鳳姐推病藏躲，因這時女親在內不少，也不好說別的，心里卻不全信，只說：“叫他歇著去罷。”眾人也并無言語。只說這晚人客來往不絕，幸得幾個內親照應。家下人等見鳳姐不在，也有偷閒歇力的，亂亂吵吵，已鬧的七顛八倒，不成事体了。到二更多天遠客去後，便預備辭靈。孝幕內的女眷大家都哭了一陣。只見鴛鴦已哭的昏暈過去了，大家扶住捶鬧了一陣才醒過來，便說“老太太疼我一場我跟了去”的話。眾人都打諒人到悲哭俱有這些言語，也不理會。到了辭靈之時，上上下下也有百十余人，只鴛鴦不在。眾人忙亂之時，誰去撿點。到了琥珀等一干的人哭奠之時，卻不見鴛鴦，想來是他哭乏了，暫在別處歇著，也不言語。辭靈以後，外頭賈政叫了賈璉問明送殯的事，便商量著派人看家。賈璉回說：“上人里頭派了芸兒在家照應，不必送殯，下人里頭派了林之孝的一家子照應拆棚等事。但不知里頭派誰看家？”賈政道：“聽見你母親說是你媳婦病了不能去，就叫他在家的。你珍大嫂子又說你媳婦病得利害，還叫四丫頭陪著，帶領了幾個丫頭婆子照看上屋里才好。”賈璉聽了，心想：“珍大嫂子與四丫頭兩個不合，所以攛掇著不叫他去，若是上頭就是他照應，也是不中用的。我們那一個又病著，也難照應。”想了一回，回賈政道：“老爺且歇歇兒，等進去商量定了再回。”賈政點了點頭，賈璉便進去了。

誰知此時鴛鴦哭了一場，想到“自己跟著老太太一輩子，身子也沒有著落。如今大老爺雖不在家，大太太的這樣行為我也瞧不上。老爺是不管事的人，以後便亂世為王起來了，我們這些人不是要叫他們掇弄了么。誰收在屋子里，誰配小子，我是受不得這樣

折磨的，倒不如死了乾淨。但是一時怎麼樣的個死法呢？”一面想，一面走回老太太的套間屋內。剛跨進門，只見燈光慘淡，隱隱有個女人拿著汗巾子好似要上吊的樣子。鴛鴦也不驚怕，心里想道：“這一個是誰？和我的心事一樣，倒比我走在頭里了。”便問道：“你是誰？咱們兩個人是一樣的心，要死一塊兒死。”那個人也不答言。鴛鴦走到跟前一看，并不是這屋子的丫頭，仔細一看，覺得冷氣侵人時就不見了。鴛鴦呆了一呆，退出在炕沿上坐下，細細一想道：“哦，是了，這是東府里的小蓉大奶奶啊！他早死了的了，怎麼到這里來？必是來叫我來了。他怎麼又上吊呢？”想了一想道：“是了，必是教給我死的法兒。”鴛鴦這麼一想，邪侵入骨，便站起來，一面哭，一面開了妝匣，取出那年紋的一綹頭髮，揣在怀里，就在身上解下一條汗巾，按著秦氏方才比的地方拴上。自己又哭了一回，聽見外頭人客散去，恐有人進來，急忙關上屋門，然後端了一個腳凳自己站上，把汗巾拴上扣兒套在咽喉，便把腳凳蹬開。可怜咽喉氣絕，香魂出竅，正無投奔，只見秦氏隱隱在前，鴛鴦的魂魄疾忙赶上說道：“蓉大奶奶，你等等我。”那個人道：“我并不是什麼蓉大奶奶，乃警幻之妹可卿是也。”鴛鴦道：“你明明是蓉大奶奶，怎麼說不是呢？”那人道：“這也有個緣故，待我告訴你，你自然明白了。我在警幻宮中原是個鐘情的首坐，管的是風情月債，降臨塵世，自當為第一情人，引這些痴情怨女早早歸入情司，所以該當懸粱自盡的。因我看破凡情，超出情海，歸入情天，所以太虛幻境痴情一司竟自無人掌管。今警幻仙子已經將你補入，替我掌管此司，所以命我來引你前去的。”鴛鴦的魂道：“我是個最無情的，怎麼算我是個有情的人呢？”那人道：“你還不知道呢。世人都把那淫欲之事當作‘情’字，所以作出傷風敗化的事來，還自謂風月多情，無關緊要。不知‘情’之一字，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便是個性，喜怒哀樂已發便是情了。至于你我這個情，正是未發之情，就如那花的含苞一樣，欲待發泄出來，這情就不為真情了。”鴛鴦的魂聽了點頭會意，便跟了秦氏可卿而去。

這里琥珀辭了靈，聽邢王二夫人分派看家的人，想著去問鴛鴦明日怎樣坐車的，在賈母的外間屋里找了一遍不見，便找到套間里頭。剛到門口，見門兒掩著，從門縫里望里看時，只見燈光半明不滅的，影影綽綽，心里害怕，又不聽見屋里有什麼動靜，便走回來說道：“這蹄子跑到那里去了？”劈頭見了珍珠，說：“你見鴛鴦姐姐來著沒有？”珍珠道：“我也找他，太太們等他說話呢。必在套間里睡著了罷。”琥珀道：“我瞧了，屋里沒有。那燈也沒人夾蜡花兒，漆黑怪怕的，我沒進去。如今咱們一塊兒進去瞧，看有沒有。”琥珀等進去正夾蜡花，珍珠說：“誰把腳凳撂在這里，幾乎絆我一跤。”說著往上一瞧，唬的嗳喲一聲，身子往後一仰，咕咚的栽在琥珀身上。琥珀也看見了，便大嚷起來，只是兩只腳挪不動。

外頭的人也都聽見了，跑進來一瞧，大家嚷著報與邢王二夫人知道。王夫人寶釵等聽了，都哭著去瞧。邢夫人道：“我不料鴛鴦倒有這樣志氣，快叫人去告訴老爺。”只有寶玉聽見此信，便唬的雙眼直豎。襲人等慌忙扶著，說道：“你要哭就哭，別憋著氣。”寶玉死命的才哭出來了，心想“鴛鴦這樣一個人偏又這樣死法，”又想“實在天地間的靈氣獨鐘在這些女子身上了。他算得了死所，我們究竟是一件濁物，還是老太太的兒孫，誰能赶得上他。”复又喜歡起來。那時寶釵聽見寶玉大哭，也出來了，及到跟前，見他又笑。襲人等忙說：“不好了，又要瘋了。”寶釵道：“不妨事，他有他的意思。”寶玉聽了，更喜歡寶釵的話，“倒是他還知道我的心，別人那里知道。”正在胡思亂想，賈政等進來，著實的嗟歎著，說道：“好孩子，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場！”即命賈璉出去吩咐人連夜買棺盛殮，“明日便跟著老太太的殯送出，也停在老太太棺後，全了他的心志。”賈璉答應出去。這里命人將鴛鴦放下，停放里間屋內。平兒也知道了，過來同襲人鶯兒等一干人都哭的哀哀欲絕。內中紫鵑也想起自己終身一無著落，“恨不跟了林姑娘去，又全了主仆的恩義，又得了死所。如今空懸在寶玉屋內，雖說寶玉仍是柔情蜜意，究竟算不得什麼？”于是更哭得哀切。

王夫人即傳了鴛鴦的嫂子進來，叫他看著入殮。逐與邢夫人商量了，在老太太項內賞了他嫂子一百兩銀子，還說等閒了將鴛鴦所有的東西俱賞他們。他嫂子磕了頭出去，反喜歡說：“真真的我們姑娘是個有志氣的，有造化的，又得了好名聲，又得了好發送。”旁邊一個婆子說道：“罷呀嫂子，這會子你把一個活姑娘賣了一百銀子便這麼喜歡了，那時候兒給了大老爺，你還不知得多少銀錢呢，你該更得意了。”一句話戳了他嫂子的心，便紅了臉走開了。剛走到二門上，見林之孝帶了人抬進棺材來了，他只得也跟進去幫著盛殮，假意哭嚎了幾聲。賈政因他為賈母而死，要了香來上了三炷，作了一個揖，說：“他是殉葬的人，不可作丫頭論。你們小一輩都該行個禮。”寶玉聽了，喜不自胜，走上來恭恭敬敬磕了幾個頭。賈璉想他素日的好處，也要上來行禮，被邢夫人說道：“有了一個爺們便罷了，不要折受他不得超生。”賈璉就不便過來了。寶釵聽了，心中好不自在，便說道：“我原不該給他行禮，但只老太太去世，咱們都有未了之事，不敢胡為，他肯替咱們盡孝，咱們也該托托他好好的替咱們伏侍老太太西去，也少盡一點子心哪。”說著扶了鶯兒走到靈前，一面奠酒，那眼淚早扑簌簌流下來了，奠畢拜了幾拜，狠狠的哭了他一場。眾人也有說寶玉的兩口子都是傻子，也有說他兩個心腸兒好的，也有說他知禮的。賈政反倒合了意。一面商量定了看家的仍是鳳姐惜春，餘者都遣去伴靈。一夜誰敢安眠，一到五更，聽見外面齊人。到了辰初發引，賈政居長，衰麻哭泣，极盡孝子之禮。靈柩出了門，便有各家的路祭，一路上的風光不必細述。走了半日，來至鐵檻寺安靈，所有孝男等俱應在廟伴宿，不題。

且說家中林之孝帶領拆了棚，將門窗上好，打掃淨了院子，派了巡更的人到晚打更上夜。只是榮府規例，一二更，三門掩上，男人便進不去了，里頭只有女人們查夜。鳳姐雖隔了一夜漸漸的神氣清爽了些，只是那里動得。只有平兒同著惜春各處走了一走，咐吩了上夜的人，也便各自歸房。卻說周瑞的乾兒子何三，去年賈珍管事之時，因他和鮑二打架，被賈珍打了一頓，攆在外頭，終日在賭場過日。近知賈母死了，必有些事情領辦，豈知探了幾天的信，一些也沒有想頭，便噯聲歎氣的回到賭場中，悶悶的坐下。那些人便說道：“老三，你怎麼樣？不下來撈本了么？”何三道：“倒想要撈一撈呢，就只沒有錢么。”那些人道：“你到你們周大太爺那里去了幾日，府里的錢你也不知弄了多少來，又來和我們裝窮兒了。”何三道：“你們還說呢，他們的金銀不知有幾百萬，只藏著不用。明兒留著不是火燒了就是賊偷了，他們才死心呢。”那些人道：“你又撒謊，他家抄了家，還有多少金銀？”何三道：“你們還不知道呢，抄去的是撂不了的。如今老太太死還留了好些金銀，他們一個也不使，都在老太太屋里擱著，等送了殯回來才分呢。”內中有一個人聽在心里，擲了幾骰，便說：“我輸了幾個錢，也不翻本兒了，睡去了。”說著，便走出來拉了何三道：“老三，我和你說句話。”何三跟他出來。那人道：“你這樣一個伶俐人，這樣窮，為你不服這口氣。”何三道：“我命里窮，可有什麼法兒呢。”那人道：“你才說榮府的銀子這麼多，為什麼不去拿些使喚使喚？”何三道：“我的哥哥，他家的金銀雖多，你我去白要一二錢他們給咱們嗎！”那人笑道：“他不給咱們，咱們就不會拿嗎！”何三聽了這話里有話，便問道：“依你說怎麼樣拿呢？”那人道：“我說你沒有本事，若是我，早拿了來了。”何三道：“你有什麼本事？”那人便輕輕的說道：“你若要發財，你就引個頭兒。我有好些朋友都是通天的本事，不要說他們送殯去了，家里剩下幾個女人，就讓有多少男人也不怕。只怕你沒這麼大膽子罷咧。”何三道：“什麼敢不敢！你打諒我怕那個乾老子么，我是瞧著乾媽的情兒上頭才認他作乾老子罷咧，他又算了人了！你剛才的話，就只怕弄不來倒招了饑荒。他們那個衙門不熟？別說拿不來，倘或拿了來也要鬧出來的。”那人道：“這麼說你的運氣來了。我的朋友還有海邊上的呢，現今都在這里看個風頭，等個門路。若到了手，你我在這里也無益，不如大家下海去受用不好么？你若撂不下你乾媽，咱們索性把你乾媽也帶了去，大家伙兒樂一樂好不好？”何三道：“老大，你別是醉了罷，這些話混說的什麼。”說著，拉了那人走到一個僻靜地方，兩個人商量了一回，各人分頭而去。暫且不題。

且說包勇自被賈政吆喝派去看園，賈母的事出來也忙了，不曾派他差使，他也不理會，總是自做自吃，悶來睡一覺，醒時便在園里耍刀弄棍，倒也無拘無束。那日賈母一

早出殯，他雖知道，因沒有派他差事，他任意閒游。只見一個女尼帶了一個道婆來到園內腰門那里扣門，包勇走來說道：“女師父那里去？”道婆道：“今日聽得老太太的事完了，不見四姑娘送殯，想必是在家看家。想他寂寞，我們師父來瞧他一瞧。”包勇道：“主子都不在家，園門是我看的，請你們回去罷。要來呢，等主子們回來了再來。”婆子道：“你是那里來的個黑炭頭，也要管起我們的走動來了。”包勇道：“我嫌你們這些人，我不叫你們來，你們有什麼法兒！”婆子生了氣，嚷道：“這都是反了天的事了！連老太太在日還不能攔我們的來往走動呢，你是那里的這麼個橫強盜，這樣沒法沒天的。我偏要打這里走！”說著，便把手在門環上狠狠的打了幾下。妙玉已氣的不言語，正要回身便走，不料里頭看二門的婆子聽見有人拌嘴似的，開門一看，見是妙玉，已經回身走去，明知必是包勇得罪了走了。近日婆子們都知道上頭太太們四姑娘都親近得很，恐他日後說出門上不放他進來，那時如何擔得住，赶忙走來說：“不知師父來，我們開門遲了。我們四姑娘在家里還正想師父呢，快請回來。看園子的小子是個新來的，他不知咱們的事，回來回了太太，打他一頓攆出去就完了。”妙玉雖是聽見，總不理他。那經得看腰門的婆子赶上再四央求，後來才說出怕自己擔不是，幾乎急的跪下，妙玉無奈，只得隨了那婆子過來。包勇見這般光景，自然不好攔他，氣得瞪眼歎氣而回。

這里妙玉帶了道婆走到惜春那里，道了惱，敘了些閒話。說起“在家看家，只好熬個幾夜。但是二奶奶病著，一個人又悶又是害怕，能有一個人在這里我就放心。如今里頭一個男人也沒有，今兒你既光降，肯伴我一宵，咱們下棋說話兒，可使得么？”妙玉本自不肯，見惜春可怜，又提起下棋，一時高興應了，打發道婆回去取了他的茶具衣褥，命侍兒送了過來，大家坐談一夜。惜春欣幸异常，便命彩屏去開上年蠲的雨水，預備好茶。那妙玉自有茶具。那道婆去了不多一時，又來了個侍者，帶了妙玉日用之物。惜春親自烹茶。兩人言語投机，說了半天，那時已是初更時候，彩屏放下棋枰，兩人對弈。惜春連輸兩盤，妙玉又讓了四個子兒，惜春方贏了半子。這時已到四更，天空地闊，萬籟無聲。妙玉道：“我到五更須得打坐一回，我自有人伏侍，你自去歇息。”惜春猶是不舍，見妙玉要自己養神，不便扭他。正要歇去，猛聽得東邊上屋內上夜的人一片聲喊起，惜春那里的老婆子們也接著聲嚷道：“了不得了！有了人了！”唬得惜春彩屏等心膽俱裂，聽見外頭上夜的男人便聲喊起來。妙玉道：“不好了，必是這里有了賊了。”正說著，這里不敢開門，便掩了燈光。在窗戶眼內往外一瞧，只是幾個男人站在院內，唬得不敢作聲，回身擺著手輕輕的爬下來說：“了不得，外頭有幾個大漢站著。”說猶未了，又聽得房上響聲不絕，便有外頭上夜的人進來吆喝拿賊。一個人說道：“上屋里的東西都丟了，并不見人。東邊有人去了，咱們到西邊去。”惜春的老婆子聽見有自己的人，便在外間屋里說道：“這里有好些人上了房了。”上夜的都道：“你瞧，這可不

是嗎。”大家一齊嚷起來。只聽房上飛下好些瓦來，眾人都不敢上前。正在沒法，只聽園門腰門一聲大響，打進門來，見一個梢長大漢，手執木棍。眾人唬得藏躲不及，聽得那人喊說道：“不要跑了他們一個！你們都跟我來。”這些家人聽了這話，越發唬得骨軟筋酥，連跑也跑不動了。只見這人站在當地只管亂喊，家人中有一個眼尖些的看出來了，你道是誰，正是甄家荐來的包勇。這些家人不覺膽壯起來，便顫巍巍的說道：“有一個走了，有的在房上呢。”包勇便向地下一扑，聳身上房追赶那賊。這些賊人明知賈家無人，先在院內偷看惜春房內，見有個絕色女尼，便頓起淫心，又欺上屋俱是女人，且又畏懼，正要踹進門去，因聽外面有人進來追赶，所以賊眾上房。見人不多，還想抵擋，猛見一人上房赶來，那些賊見是一人，越發不理論了，便用短兵抵住。那經得包勇用力一棍打去，將賊打下房來。那些賊飛奔而逃，從園牆過去，包勇也在房上追捕。豈知園內早藏下了幾個在那里接贓，已經接過好些，見賊伙跑回，大家舉械保護，見追的只有一人，明欺寡不敵眾，反倒迎上來。包勇一見，生氣道：“這些毛賊！敢來和我鬪鬪！”那伙賊便說：“我們有一個伙計被他們打倒了，不知死活，咱們索性搶了他出來。”這里包勇聞聲即打，那伙賊便掄起器械，四五個人圍住包勇亂打起來。外頭上夜的人也都仗著膽子，只顧赶了來。眾賊見鬪他不過，只得跑了。包勇還要赶時，被一個箱子一絆，立定看時，心想東西未丟，眾賊遠逃，也不追赶。便叫眾人將燈照著，地下只有幾個空箱，叫人收拾，他便欲跑回上房。因路徑不熟，走到鳳姐那邊，見里面燈燭輝煌，便問：“這里有賊沒有？”里頭的平兒戰兢兢的說道：“這里也沒開門，只聽上屋叫喊說有賊呢。你到那里去罷。”包勇正摸不著路頭，遙見上夜的人過來，才跟著一齊尋到上屋。見是門開戶啟，那些上夜的在那里啼哭。

一時賈芸林之孝都進來了，見是失盜。大家著急進內查點，老太太的房門大開，將燈一照，鎖頭擰折，進內一瞧，箱柜已開，便罵那些上夜女人道：“你們都是死人么！賊人進來你們不知道的么！”那些上夜的人啼哭著說道：“我們幾個人輪更上夜，是管二三更的，我們都沒有住腳前後走的。他們是四更五更，我們的下班兒。只聽見他們喊起來，并不見一個人，赶著照看，不知什麼時候把東西早已丟了。求爺們問管四五更的。”林之孝道：“你們個個要死，回來再說。咱們先到各處看去。”上夜的男人領著走到尤氏那邊，門兒關緊，有幾個接音說：“唬死我們了。”林之孝問道：“這里沒有丟東西？”里頭的人方開了門道：“這里沒丟東西。”林之孝帶著人走到惜春院內，只聽得里面說道：“了不得了！唬死了姑娘了，醒醒兒罷。”林之孝便叫人開門，問是怎樣了。里頭婆子開門說：“賊在這里打仗，把姑娘都唬坏了，虧得妙師父和彩屏才將姑娘救醒。東西是沒失。”林之孝道：“賊人怎麼打仗？”上夜的男人說：“幸虧包大爺上了房把賊打跑了去了，還聽見打倒一個人呢。”包勇道：“在園門那里呢。”賈芸等走到那邊，

果見一人躺在地下死了。細細一瞧，好象周瑞的乾兒子。眾人見了詫异，派一個人看守著，又派兩個人照看前後門，俱仍舊關鎖著。

林之孝便叫人開了門，報了營官，立刻到來查勘。踏察賊跡是從後夾道上屋的，到了西院房上，見那瓦破碎不堪，一直過了後園去了。眾上夜的齊聲說道：“這不是賊，是強盜。”營官著急道：“并非明火執杖，怎算是盜。”上夜的道：“我們赶賊，他在房上擲瓦，我們不能近前，幸虧我們家的姓包的上房打退。赶到園里，還有好幾個賊竟與姓包的打仗，打不過姓包的才都跑了。”營官道：“可又來，若是強盜，倒打不過你們的人么。不用說了，你們快查清了東西，遞了失單，我們報就是了。”

賈芸等又到上屋，已見鳳姐扶病過來，惜春也來。賈芸請了鳳姐的安，問了惜春的好。大家查看失物，因鴛鴦已死，琥珀等又送靈去了，那些東西都是老太太的，并沒見數，只用封鎖，如今打從那里查去。眾人都說：“箱柜東西不少，如今一空，偷的時候不小，那些上夜的人管什麼的！況且打死的賊是周瑞的乾兒子，必是他們通同一氣的。”鳳姐聽了，氣的眼睛直瞪瞪的便說：“把那些上夜的女人都拴起來，交給營里審問。”眾人叫苦連天，跪地哀求。不知怎生發放，并失去的物有無著落，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